

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参与者的 跨文化敏感与效力研究

——基于“中国-加拿大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
项目的个案分析

谭 丹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摘 要:本研究以“中国与加拿大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简称 RLTESECC)项目为例,对中方项目参与者(N=62)的跨文化敏感与效力的总体水平、相关关系和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发现:项目参与者的跨文化敏感与跨文化效力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二者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个人因素中,只有外语水平和出国经历对跨文化效力的某些要素有影响。项目进一步实施过程中,应加强项目参与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尤其要关注其内在真实的情感倾向,促使其成为真正的“局内人”。

关键词:跨文化教育;跨文化敏感;跨文化效力;RLTESECC 项目

中图分类号:G65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7)06-0095-07

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兴起,带来了世界时空的空前压缩,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频繁互动与交流。在此背景下,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逐渐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现象,而个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则被公认为是保障跨文化交际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适当性(appropriateness)的重要因素。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3个相互依存的层面:认知层面(cognitive)、情感层面(affective)和行为层面(behavioral),分别对应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跨文化敏感(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和跨文化效力(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1]。具体来说,“跨文化意识”是个体对互动对象文化的理解;“跨文化敏感”是个体激发自身认识、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的主观能动性;“跨文化效力”则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个体为了达成工作任务或目的所运用的技巧。“目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认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跨文化交际技巧和跨文化能力培训方面,测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较少。”^[2]从已有的测评量表来看,Chen & Starosta(2000)的跨文化敏感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被认为“具有有效性和可靠性,并适用于各种文化”^[3];Portalla & Chen(2010)跨文化效力量表(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Scale)中的研究问题也被证明“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4]。

“中国与加拿大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Reciprocal Learning in Teacher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 RLTESECC,以下简称“中加项目”)是由迈克尔·康纳利教授(Dr. Michael Connelly)和加拿大温莎大学教育学院许世静教授(Dr. Shijing Xu)共同主持,加拿大人文和社科基金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收稿日期:2017-07-12

作者简介:谭丹,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加拿大社会科学及人文社会研究委员会合作项目“加拿大-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项目”(895-2012-1011),项目负责人:许世静,迈克尔·康纳利。

SSHRC)提供赞助,在中加两国多所大学及教育机构开展的教育国际合作项目^①。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该项目至今已经持续4年,因此有必要对该项目的推进情况作一番回顾与展望。本研究以项目参与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视点,以此考察项目的整体推进情况,并对教育国际合作项目的开展提出建议。

一、研究设计

由于中加项目涉及中国与加拿大的多所大学及教育机构,加上研究者自身条件的限制,要对项目所有参与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研究,存在实际的难度。本研究对此作了如下处理:

一是在研究对象上,以中方项目参与者为主,其中又以西南大学的核心研究团队为主。具体包括:西南大学的教授及研究生,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西南大学附属小学、巴蜀小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等4所姊妹学校的一线教师及管理人员。所谓“核心研究团队”,则是指经常参与各姊妹校视频交流会(skype meeting)及项目研讨会等互惠交流活动的参与人员。

二是在研究内容上,将重点放在中加项目参与者的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力上。“只有对异文化有正确的情感倾向,才能激发相应的文化意识,从而在跨文化交际中运用正确的交际技巧完成有效的交际行为。”^[5]只有正确的交际技巧和有效的交际行为,才能帮助项目参与者达到甚至超越项目预期的目标。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综合使用了“客位”(etic)与“主位”(emic)的方法。其中,客位的方法以文化通性(culture general)为原则,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问卷主要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景信息,共4题,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外语水平、出国经历和最后学历;第二部分是Chen & Starosta(2000)的跨文化敏感量表,共24题,分为5个维度:互动参与度(interaction engagement)(第1、11、13、21、22、23、24题)、差异认同感(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第2、7、8、16、18、20题)、互动信心(interaction confidence)(第3、4、5、6、10题)、互动愉悦感(interaction enjoyment)(第9、12、15题)和互动专注度(interaction attentiveness)(第14、17、19题)^[6];第三部分是Portalla & Chen(2010)的跨文化效力量表,共20题,分为6个维度:行为弹性(behavior flexibility)(第2、4、14、18题)、互动松弛(interaction relaxation)(第1、3、11、13、19题)、尊重对方(interaction respect)(第9、15、20题)、讯息技巧(message skills)(第6、10、12题)、身份维持(identity maintenance)(第8、16、17题)和互动掌握(interaction management)(第5、7题)^[7]。主位的方法以文化特殊性(culture specific)为原则,采用参与式观察(形成观察笔记约2.5万字)和半结构式访谈(选取8名项目参与者,依次编号为L1,L2……L8)的方法,以对问卷作进一步的解释、验证和补充说明。

二、结果与分析

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期间,本研究共收取有效问卷62份。借助SPSS 19.0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结合观察笔记和访谈笔录,本文试从如下4个方面呈现并分析研究结果。

(一)项目参与者的基本信息

从表1中的“性别”一栏可以看出,RLTESECC项目中中方参与者中女性居多。在“外语水平”一栏中,接受过专业外语培训者的比例达到25.8%,其中大部分为英语专业,只有1人(1.61%)是法语专业;在非外语专业参与者中,英语水平达到大学四级(CET-4)及其以上者的占比为58.70%,说明项目参与者具有基本的英语听、读、写的能力。项目参与者中,具有“出国经历”的人较多,达到43.55%。这部分参与者拥有亲身体验他者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经历,但多是旅游方式,时间较短(1个月之内),且目的国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为主。在“最后学历”一栏中可以看到,有96.8%的参与

^① 参与该项目的加方合作伙伴主要包括:加拿大温莎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所、温莎大埃塞克斯地区学区委员会、多伦多学区委员会;中方合作伙伴有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

者拥有本科及其以上的最后学历,在具有本科学历的人群中,又有约 42.31%的人(22 人)为在读硕士研究生,说明大部分项目参与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表 1 RLTESECC 项目中方参与者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基本情况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8	12.90	
	女	54	87.10	
外语水平	非外语专业	大学英语四级	11	17.74
		大学英语六级	16	25.81
		其他	19	30.65
	外语专业	16	25.80	
出国经历	无	35	56.45	
	有	27	43.55	
最后学历	本科以下	2	3.20	
	本科	52	83.90	
	硕士	4	6.45	
	博士	4	6.45	

(二)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力的总体情况

1. 跨文化敏感的总体情况

从表 2 中的整体均值可以看出,RLTESECC 项目中方参与者的跨文化敏感处于中等水平($M=3.16$),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 2 RLTESECC 项目中方参与者跨文化敏感总体情况

维度	人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互动参与度	62	4.43	2.86	3.67	0.361
差异认同感	62	4.00	2.00	2.80	0.373
互动信心	62	3.80	1.80	3.01	0.367
互动愉悦感	62	4.33	1.67	2.54	0.406
互动专注度	62	5.00	2.33	3.73	0.614
整体	62	4.04	2.71	3.16	0.244

在跨文化敏感的五大具体要素中,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为:互动专注度—互动参与度—互动信心—差异认同感—互动愉悦感。均值最高的是“互动专注度”($M=3.73$)和“互动参与度”($M=3.67$),说明中方项目参与人员在与加拿大项目参与人员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专注投入,能够较好地理解对方所传递的信息,能够积极捕捉并回应对方所发出的信息;也说明中方项目参与者愿意参与跨文化交际活动,愿意与加拿大项目参与人员进行沟通与交流。

均值最低的两项为“互动愉悦感”($M=2.54$)和“差异认同感”($M=2.80$),说明尽管中方项目参与者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热情,但受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或者时空的限制,不能在其中感受到愉悦,也不能较好地理解、接受并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虽然我的外语达到了大学六级水平,但他们的语速太快了,而且思维跳跃,常常是我还在想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他们就已经进入了下一个话题。”(L1)“交流有时候就像是一种任务……视频会的时间太短了,而且多是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展示,感觉很少有更深层面的思维和理念上的交流。”(L4)

“互动信心”处于中等水平($M=3.01$),说明大部分参与者还是有信心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挫折感、疏离感以及其他各种心理压力,有信心跨越对陌生文化的心理障碍的。“与他们(加方人员,下同)交流我们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因为许世静老师、黄菊老师、西南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团队等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我们的疑惑和问题一般很快就得到了解答。”(L5)

2. 跨文化效力的总体情况

从表 3 中的整体均值可以看出,RLTESECC 项目中方参与者的跨文化效力处于中等水平

($M=3.35$),也不太理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跨文化效力的六大具体要素中,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为:尊重对方—互动松弛—互动掌握—讯息技巧—身份维持—行为弹性。均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两项是“尊重对方”($M=4.08$)和“互动松弛”($M=3.58$),这表明中方项目参与者在与加拿大的项目研究者交流与沟通时,能首先做到尊重对方,并且能够在交际过程中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尽管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奇怪,但我认为这是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所致,我尊重他们的一切行为。”(L3)

处于中等水平的两项是“互动掌握”($M=3.44$)和“讯息技巧”($M=3.19$),说明项目参与者基本能够掌控整个跨文化交际过程,基本能够适当地传递和理解言语讯息(verbal language)和非言语讯息(nonverbal language)。如 L8 所说:“加拿大人比较随和,与他们进行交流还是比较容易的。当不知道如何用言语言说时,我常常会用一些手势或者借助手机上的词典帮助我表达。”

均值最低的两项为“行为弹性”($M=2.87$)和“身份维持”($M=2.97$),说明当面对不同的情况时,项目参与者行为比较僵化,灵活性有待提高;不能较好地维护对方的身份地位和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无论是在视频会、研讨会还是在私下的微信或 QQ 交流中,大家说话都十分客气和正式,相敬如宾,总觉得有点打不开话匣子。”(L7)

表 3 RLTESECC 项目中方参与者跨文化效力总体情况

维度	人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行为弹性	62	4.75	1.75	2.87	0.545
互动松弛	62	5.00	2.40	3.58	0.512
尊重对方	62	5.00	2.67	4.08	0.587
讯息技巧	62	5.00	1.67	3.19	0.713
身份维持	62	4.00	1.67	2.97	0.590
互动掌握	62	5.00	1.50	3.44	0.674
整体	62	4.17	2.87	3.35	0.307

(三)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力的相关性

本研究利用皮尔逊 Pearson 相关系数的方法,依次揭示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力之间以及两者各要素之间的相关程度。

1. 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力之间的相关性

表 4 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力之间的相关性(r)

	跨文化敏感	跨文化效力
跨文化敏感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1 0.003	0.371* * 0.003
跨文化效力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0.371* * 0.003	1

注: * * 表示 $p<0.01$,极显著相关。

从表 4 可以看出,RLTESECC 项目中方参与者的跨文化敏感与跨文化效力之间存在着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 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力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

从表 5 可以看出,项目参与者的跨文化敏感与跨文化效力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如下:

- (1)“互动参与度”与“尊重对方”“讯息技巧”和“互动松弛”具有极显著的正相关性;
- (2)“互动信心”与“互动松弛”和“互动掌握”具有极显著的正相关性,与“行为弹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
- (3)“互动愉悦感”与“尊重对方”有极显著的负相关性;
- (4)“互动专注度”与“尊重对方”有极显著的正相关性,与“互动松弛”和“身份维持”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可见,尽管大部分要素之间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互动信心”与“行为弹

性”，“互动愉悦感”与“尊重对方”呈负相关关系。结合观察与访谈，本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了以下两种现象。一是认为掌握了他者语言及文化，就能够掌握整个跨文化交际过程，对于跨文化交际多停留在想象和理想的状态，当面对真正的跨文化情境时，却不能较好地应对跨文化交际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我英语过了专八，和加拿大学者进行交流时基本没有什么语言障碍，但也有交流不是很顺畅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我负责接待来自加拿大的 A，他对重庆的一切都很感兴趣，我们聊得很开心，但我接待的另一人 B 却是比较高冷，无论我说什么他都只是微笑或礼貌地回应一下，我完全 get 不到他对啥感兴趣。”(L2)二是在交流中虽然尊重对方的观念或新的做法，但预期较低，要么认为能够学到的实际有价值的东西很少，要么认为交流的主题与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兴趣点不合拍，互动愉悦感由此大打折扣。“他们的那一套(课程和教学)挺好的，但能让我们直接投入使用的东西其实很少，这是由于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于他们的(文化背景)。”(L6)“我本来是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但我们这个团队却是负责普通教育的，参与项目于我个人而言，收获不大。”(L3)

表 5 跨文化敏感与跨文化效力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r)

		行为弹性	互动松弛	尊重对方	讯息技巧	身份维持	互动掌握
互动参与度	相关性	－0.040	0.455* *	0.547* *	0.463* *	0.232	0.220
	显著性(双侧)	0.760	0.000	0.000	0.000	0.070	0.086
差异认同感	相关性	0.043	－0.173	－0.148	－0.137	0.036	－0.097
	显著性(双侧)	0.740	0.179	0.250	0.289	0.782	0.454
互动信心	相关性	－0.319*	0.470* *	0.235	0.063	－0.200	0.432* *
	显著性(双侧)	0.012	0.000	0.066	0.627	0.118	0.000
互动愉悦感	相关性	0.186	－0.191	－0.355* *	0.090	0.082	－0.229
	显著性(双侧)	0.147	0.138	0.005	0.485	0.527	0.073
互动专注度	相关性	－0.038	0.310*	0.441* *	0.090	0.272*	0.220
	显著性(双侧)	0.769	0.014	0.000	0.487	0.033	0.085

注：* 表示 $p<0.05$ ，显著相关；* * 表示 $p<0.01$ ，极显著相关。下同。

(四)个人因素对跨文化敏感与效力的影响

表 6 分别从性别、外语水平、出国经历和学历方面检验项目参与者个人因素对其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力的影响。总体来看，这 4 个因素对参与者的跨文化敏感和效力都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没有显著性关系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关系。通过对因变量各维度进行进一步分析，本研究发现外语水平和出国经历对参与者跨文化效力的某些维度有一定的影响，如英语专业背景会影响参与者的“讯息技巧”和“互动掌握”，出国经历背景会影响参与者的“身份维持”。这说明，要提高项目参与者的跨文化交际技巧，可以考虑丰富参与者的跨文化经验，如提供系统的英语培训或更多的出国访问的机会等。

三、结论与建议

通常而言，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有学者指出：“文化间的往来大体上导致三种结果：其一是正面的，即文化的沟通、理解相得益彰；其二是负面的，即文化的误读、偏见与冲突；其三是两者兼而有之。”^[8]本研究认为，要产生第一种结果，项目参与者应该以“局内人”(insider)的姿态参与项目。所谓“局内人”，是指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持一种民族相对主义(ethnorelative)的态度，能够真正地从内心深处去正视并接受文化之间的差异，积极参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并能从中体验到愉悦。与“局内人”相对的是“局外人”(outsider)，他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这将导致第二种结果。从研究结果来看，RLTESECC 项目中方参与者看似已是“局内人”(互动参与度、互动专注度高)，并且能够做到尊重对方、互动放松和互动掌控，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他们实际上仍然处于“局外”状态(互动的愉悦感较低，差异认同度不高)，在跨文化交际中行为僵化，不能较好地维护对方的身份。

表 6 个人因素对项目参与者跨文化敏感与跨文化效力的影响

个人因素	因变量	独立样本 T 检验 显著性(双侧)	维度	独立样本 T 检验 显著性(双侧)
性别 (男/女)	跨文化敏感	0.555	互动参与度	0.320
			差异认同感	0.842
			互动信心	0.697
			互动愉悦感	0.350
			互动专注度	0.932
	跨文化效力	0.970	行为弹性	0.881
			互动松弛	0.974
			尊重对方	0.681
			讯息技巧	0.557
			身份维持	0.370
			互动掌握	0.572
	跨文化敏感	0.620	互动参与度	0.621
			差异认同感	0.836
			互动信心	0.165
			互动愉悦感	0.470
外语水平 (非外语专业/ 外语专业)	跨文化效力	0.552	互动专注度	0.421
			行为弹性	0.154
			互动松弛	0.336
			尊重对方	0.761
			讯息技巧	0.012 *
			身份维持	0.122
			互动掌握	0.002 * *
	跨文化敏感	0.293	互动参与度	0.605
			差异认同感	0.084
			互动信心	0.295
			互动愉悦感	0.997
			互动专注度	0.392
	跨文化效力	0.278	行为弹性	0.076
			互动松弛	0.952
			尊重对方	0.946
			讯息技巧	0.164
			身份维持	0.036 *
			互动掌握	0.071
出国经历 (无/有)	跨文化敏感	0.974	互动参与度	0.585
			差异认同感	0.638
			互动信心	0.984
			互动愉悦感	0.350
	跨文化效力	0.672	互动专注度	0.466
			行为弹性	0.058
			互动松弛	0.745
			尊重对方	0.661
			讯息技巧	0.773
			身份维持	0.557
			互动掌握	0.993
学历 (本科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跨文化敏感	0.974	互动参与度	0.585
			差异认同感	0.638
			互动信心	0.984
			互动愉悦感	0.350
			互动专注度	0.466
	跨文化效力	0.672	行为弹性	0.058
			互动松弛	0.745
			尊重对方	0.661
			讯息技巧	0.773
			身份维持	0.557
			互动掌握	0.993

项目若想取得更好的成效,在后续的实施中应加强参与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尤其要关注参与者内在真实的情感倾向,并着力提升跨文化交际平台的质量,促使项目参与者成为真正的“局内

人”。对此,本研究建议:一是有针对性地加强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力这两个薄弱环节。如在跨文化敏感方面,应重点提高项目参与者的差异认同感和互动愉悦感,可以适当延长交流的时间与频率,尽量保证每一位参与者都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拓展交流的内容,尝试将参与者的个人兴趣与需求有机地融入到跨文化交流的主题中;与交流对象“结对”,即以“结对子”的方式,将一名中国项目参与者和与之研究兴趣、爱好、专长以及性别特征等相近的加拿大项目参与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一对一的深入交流。在跨文化效力方面,可借助互联网技术,创设多种形式的跨文化交际平台,如QQ、WeChat、Skype、Blackboard等,为项目参与者提供“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的跨文化交际情境,从而丰富他们的跨文化交际经验,进而提高其行为的灵活性和对对方身份的认识。二是充分考虑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效力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制衡。如“互动信心”与“互动松弛”和“互动掌握”具有极显著的正相关性,可以通过提升参与者的互动信心来缓解其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紧张感。但同时,也要看到“互动信心”与“行为弹性”有显著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不可盲目或者无限度地提高项目参与者的信心,而是要考虑到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衡,执两用中,采取最适宜的方法。

此外,教育国际合作项目涉及跨文化背景,对于参与者而言有着较高的参与要求。因此,项目应成立专门团队,对项目参与者的行为表现和情感倾向进行长期的跟踪、监测和分析,并提供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干预。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并培养项目参与者的自我调节能力,促使其主动地对整个跨文化交际进行自我规划、自我监控、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从而使其在跨文化交际中获得更多积极的情感和行为体验。

参考文献:

- [1] CHEN G M. Enhanc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J].China Media Research,2006,2(3):100-101.
- [2] 胡艳. 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敏感度调查[J]. 外语界,2011(3):68-73.
- [3] FRIT W,MOLLENBERG A ,CHEN G M. Measur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J].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2000,11(74):1-21.
- [4] 叶敏,安然. 短期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敏感与效力分析[J]. 高教探索,2012(3):102-106.
- [5] 杨静. 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证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6):174-179.
- [6] CHEN G M,STAROSTA W J.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J].Human Communication, 2000,3(1):1-15.
- [7] TAMRA P,CHEN G M.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scale[J].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2010,19(3):21-37.
- [8] 戴晓东. 跨文化交际理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2.

An Inquiry into Participants’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RLTESECC Program

TAN D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overall levels, correlation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ixty-two participants who took part in Reciprocal Learning in Teacher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 (RLTESECC). There are three research findings. Firstly, the participants’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effectiveness are generally at the moderate level. Second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Finally, among the personal factors, only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overseas experience have an impact on some elements of 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To make progress in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mproving the participa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especially to their true emotional inclinations so as to make them the real participants.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RLTESECC program
责任编辑 邓香蓉